



笙 歌

郭风

花 城 出 版 社



曙前散文诗丛书

笙 歌

郭 风

花 城 出 版 社

1984. 广州

笙 歌

郭 风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1插页 50,000 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700 册

书号 10261·331 定价 0.40元

目 录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刘北汜 1

上 辑

布谷鸟	6
谷雨节	7
镰 刀	9
打麦杖	11
谷 种	12
暖 床	13
犁 田	14
篝 火	15
水 手	16
港	17

井	19
笙 歌	21
碉 堡	23
雷	25
雪	28
桥的记忆	31
独木桥	33
蝴 蝶	35
蕈	38
落叶树	40
绿 树	43
蜂 巢	47

下 辑

低的屋檐	52
钟 声	54
安 命	56
医 治	60
荒 废	63

巷	65
马车和小孩	67
麻雀	70
蜜蜂	73
雷雨	76
榕荫	79
花坛	82
摘草	84
午间	86
草灰	89
穿山甲	92
屋	96
木棒	99
喜鹊	103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散文和散文诗，都是四十年代国统区报刊上比较常见的文学形式，执笔者不仅有老一辈散文名家，还有不少年轻的作者，从而构成了一支比较大、然而却分散各地的散文诗作者队伍。收辑在这套《曙前散文诗丛书》中的八本散文诗集，就是当时大都只是二十多岁或三十来岁的年轻作者所写作品的一部分，是大体按照作品发表的前后排列的。

四十年代，是我们国家民族饱经艰苦患难的年代，大片国土被践踏，城市被轰炸，人民受欺凌，而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这些都激励了人民的斗志。当时生活在国统区的这八位年轻作者，同样经历了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分轩轾的艰苦坎坷。他们的不少篇章所描绘的，正是那个灾难时代的一帧一幅侧影，一点一滴记录，从不同的时间、地点倾吐了他们对苦难深重的乡土和人民的热爱和怀念；对法西斯强盗侵略和轰炸我们国土

的愤怒和谴责；对作者们生活其中的那个黑暗和险恶的社会的揭露和抨击；以及对美好的未来和理想的憧憬与追求。

这些作品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彩的情深意切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作者们通过深刻的观察、细腻的笔触、亲切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着意讴歌了处于逆境、生活艰苦贫困的一些小人物的纯朴、勤劳、正直和善良；热情刻划了他们熟悉的一镇一村、一景一物、一花一木之美。他们着意于撷取捕捉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个场景、一些片断，从而热情倾注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

这些作品，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作者们的内心深处：生活上的苦闷和彷徨，心情上的抑郁和惆怅，对个人前途的不安和关注，对爱情和友情的纯真和执着，对新世界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尽管有些地方看起来情绪比较低落，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都是在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环境险恶不测，内心负担沉重。他们倾注在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既和那个黑暗统治下的政治气氛分不开，也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种现实所造成。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感受，正是当时青年一代内心状态的一种反映，而不只是这些年轻的作者个

人才有的。

在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看得出他们师承“五四”以来前辈散文名家优秀创作传统的痕迹，但是，无论选材、形式、风格、语言、手法，又都各自留下了他们有所探索、有所创新的迹印。他们的抒情之作，都是从具体事物引发出来，着重形象的表现，而很少空洞的议论；有丰富的想象，而又是源于生活的，他们有各自长于运用的表现方式，但绝不拘于一格，而富有变化。他们行文流畅，注意节奏的抑扬顿挫、和谐自然；运用的语言，朴实、流利，很少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人工斧凿的疤痕。

“五四”以来，我们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经历了一段由少到多的逐步繁荣的发展历程。进入四十年代初期，由于战争关系，我们的国土上既有解放区，又有国统区、沦陷区，相互之间沟通情况十分困难，国统区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情况也就很少为国统区以外的人所了解。实际上，这个时期，除了其他因素外，由于国统区文艺刊物出版困难，各地日报篇幅一般只有一大张，而副刊版面都很有限，刊出的稿件便主要是短小的散文、散文诗或诗了。到了四十年代后几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对报纸刊物加强控制，散文和散文诗就不能不写得更含

蓄、更迂回一些。尽管如此，四十年代后期还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散文诗作者和作品。因此，这批年轻的散文诗作者的出现，也是“五四”以来前辈散文和散文诗名家所开创的道路的继续，说明我们的散文诗创作即便在四十年代那样的艰苦时期，也从未停滞不前。

这套散文诗丛书中收进的八位作者四十年代发表的作品，其中有一些篇章曾经在解放前收进专集出版，目前已难找到；还有一些，大部分散发表于当时销路不大的各地报纸副刊上和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上，从不曾结集出版，现在就连当时发表它们的报刊也难一一找到。因此，尽管这八本散文诗集的本身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稚弱，但现在能够收集出版，这件事的本身就自有它的意义：它为我们展示了三十年代之后散文诗创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轮廓、一支脉络；对于研究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史该也会是有益的。

刘北汜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上　　辑

布 谷 鸟

——听见布谷鸟，在一个我所
梦想的田野里唱歌……

凝视着我们的土地，
从繁密的、暗绿的杂木林里
吹出季节的歌的，田野的歌者呵。如象我们民
间所流传的，而又为我们的祖父所时常告诉大家的：
——你是为着那个喜欢打瞌睡的人，而呼唤他
到田间去播种的，季节的忠实的来客么？
——但是，在我们这里，
你的歌声为什么显得如此激越，而又流露着怎
样的欢情呵？
呵，我想，因为你明白：
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如此勤奋；我们的心间流
动着对于土地的深沉的爱……
沐浴着劳动之庄穆的芬芳，布谷鸟呵，在这
里，你也领受了劳动之梦的甘美吧？
因此，你的歌声里充满欢情和赞美。

——一九四二年，南平后谷

谷 雨 节

甘美的节日，
时雨践约而来了。

恣情的、豪放的，以无涯无际的平原上的
阳光那样广阔的步伐，来到我们的田野来的，
而又是
温暖的、柔和的，以我梦中的大丈夫的爱，深
吻着我们的土地的

谷雨节下降的雨呵，下降在我们的田野里，
又下降在我们的打谷场里……

使我们的大地发出泥土的芬芳，
——呵，它象花瓣一般下降在大地里，
又象花瓣一般溶化在大地的泥土里，溶化在我
们的打谷场的灰尘里……

而这时，我站立在自己茅屋的土阶前，
迎接著你，
——我的心，却突突地跳着，
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我久久地思慕的心，总是在焦灼的期待中
的么？或是因为，
——我看見梦想中的绿色，而你又并不过早地
期许我以金色的结穗的日子呵！

甘美的节日，
时雨践约地来了。

——一九四二年，南平后谷

镰 刀

我的第一支情歌应该唱给你，披荆斩棘的镰刀呵。如果不把使土地成为荒废的荆棘刈除，我们能够播撒种子，我们能够唱出绿色的秧歌，我们能有金色的结穗的日子么？

想起和自然搏击的我们的祖先，想起他们手上脸上的伤痕，便想起你：亲切的帮手，披荆斩棘的镰刀呵。

永远地和刈草人在一起，勤奋的镰刀呵。黎明的星和月亮是属于你的，你和早起的刈稻人一同去迎接平原的日出。你想把世界上的野草都刈尽。你梦见明天的日子，是金的稻穗的国度么？勤奋的镰刀，心中充满着希望的镰刀呵。

你把汗滴洒在金色的田野里，终年劳苦的镰刀呵，你告诉我们：劳动的欢歌是和着汗一道抒唱出来的。

你唱的歌便是劳动者唱的歌：把汗滴洒在坚硬

的泥块里，把汗滴洒在绿色的田野里，再把汗滴洒在金色的田野里。

你把大捆大捆的稻穗递给我们的手推车，披荆斩棘的镰刀，收获的镰刀呵。

——一九四二年，南平后谷

打 麦 杖

站立在我们茅屋的土墙边，满脸显出一种赌气的样子，我的打麦杖呵。

你看见你的伙伴都很早地出去了。你在诉说你所受的委曲，说我们偏心么？

我说，如果你明白镰刀为什么去刈草，犁为什么去翻耕硬坚的泥土；如果你明白水车为什么在旱天里唱着他的焦急的歌谣，

那末，你便会转惊为喜了。

因为，劳动的心永远是正直的。我知道，你将会和麦穗玩得非常亲热，你的歌声将会和你的笑声一样明朗。

我的有点孩子气的打麦杖呵，

你看见么？在我快乐的眼睛里，滚转着感动的泪珠么？

——一九四二年，南平后谷